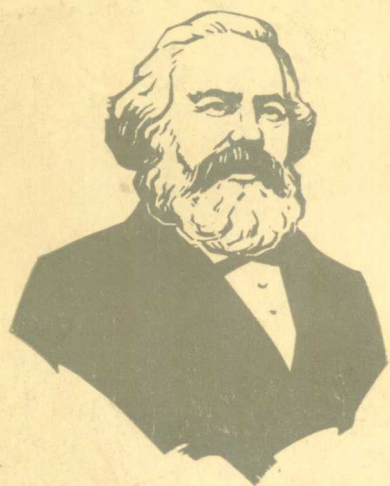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传

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马克思恩格斯传

I

1818—1844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著

刘丕坤 王以铸 杨静远译

持平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О. Корню
КАРЛ МАРКС
И
ФРИДРИХ ЭНГЕЛЬС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том первый
1818—1844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 1959 年俄文版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传

第一卷

1818—1844

〔法〕奥古斯特·科尔祖著

刘丕坤 王以铸 杨静远译

持平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625 印张 478,000 字

1963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30,000

书号 11002·352 定价 2.05 元

目 录

德文版序	2
导 言	3
第一章 历史环境	5
第二章 童年和学生时代	46
第三章 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产生	144
第四章 政治激进主义	246
第五章 《莱茵报》	314
第六章 转向共产主义	432
第七章 《德法年鉴》	535
结论	642
译后记	657

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就是他的本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文版序

要写出一本能满足各种要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必须进行广泛的研究工作，而这是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实现的。本书作者以考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为主，因而不能提出这样的目标。由于本书没有从一些研究家方面得到经常的具体的批评的帮助，因而也就决定了本书所存在的一些缺点。虽然如此，它在收集以及部分地重新整理和利用丰富的材料方面，在为今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传记提供一个开端方面，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本书主要参考了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他给《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一书所写的序言，以及古斯塔夫·迈尔的《恩格斯传》，虽然在引用后一书时并不是每次都注明出处，因为这样做就过于频繁了。

我对于已经给我提出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我已经考虑了这些意见，并且非常欢迎今后提出的一切能够帮助改进本书的意见。

我衷心地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柏林洪堡大学和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它们使我有机会从事本书的写作。

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史教研室教授

博士 奥古斯特·科尔纽

导 言

列宁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所做的简要而精辟的论述中，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说成是19世纪最先进国家的三个主要理论思潮的继续。这三个理论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及同一般法国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

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并且“翻转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辩证法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在研究英法两国理论并且把它们应用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了。

本书主要地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时期的思想发展。第一章是绪论性质的；它虽然不是一般意义的时代概观，却可以算是当时的一些最重要事件、运动和问题的简述，而知道这些东西是理解青年黑格尔运动以及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所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的思想政治发展没有超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范围，青年黑格尔运动是在“青年德意志”这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政治运动之后发生的。和“青年德意志”不同，青年黑格尔运动具有哲学—政治的性质，它力图使黑格尔哲学适合于1830年革命和1834年关税同盟结成之后日益迅速发展起来的自由资产

階級的政治要求。

同时，青年黑格尔派拋棄了黑格尔的反动的政治体系，只是接受了它的辯证方法。他們利用这个方法作为他們反对基督教和普魯士国家的批判武器。由于沒有得到軟弱的、畏首畏尾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的充分支持，青年黑格尔派很快就遭到了失敗。

当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日益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为批判而批判，并且这种批判又日益浸透了主观主义（归根到底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却先是积极地参加了爭取自由主义的政治斗争（他們当时把自由主义理解为民主主义），后来又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是在英国，馬克思是在巴黎。

这种向共产主义的轉变，是同拋棄唯心主义和开始形成辯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发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法年鉴》写的一些文章就說明了这一点。

这些文章标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中的青年黑格尔时期的終結和他們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轉折点，也就是說，标志着創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即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那一时期的开端。本书的最后一章对这些文章作了分析。

第一章

历史环境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出生于莱茵省：马克思于 1818 年生于特利尔，恩格斯于 1820 年生于巴门。他们的童年是在拿破仑倒台后笼罩整个欧洲的反动时期度过的，而他们的少年时代则恰值 1830 年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德国无产阶级开始产生和最初的阶级搏斗开始爆发的时期。

法国革命消灭了法国的封建关系，并且在整个欧洲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势力和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起来；这一革命对德国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同 17 世纪和 18 世纪英法两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相反，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得较为迟缓。德国由于美洲和印度航路的发现而被大西洋沿岸诸国排挤出国际贸易之后，它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衰落，又为镇压伟大农民起义、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以及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后长期的四分五裂局面所加速。因此，它在两个世纪中间未能得到英法两国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所实现的那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固然，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曾经企图用创立手工工厂的办法来推广普鲁士的重商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因而直到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实际上仍然是个封建农业国家。

这也就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对法国革命采取反动态度的根本原因。但是法国在国民公会、执政內閣和拿破侖治下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对德国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这些胜利和成就破坏了旧德意志帝国，动摇了它的封建体制，并且使革命思想进入了德国。这就使得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都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別：一个是自由民主派，这个派別也和在法国一样，代表着新兴資產階級的意向和人民意識的觉醒；一个是維護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派。

1815年拿破侖倒台时，德国在經濟、政治和社会方面有着如下的結構：

(1)在德意志东北部的农业各邦——奥尔登堡和麦克倫堡——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占統治地位；

(2)在普魯士，施泰因—哈登堡改革促进了工农业方面的資本主义的发展；

(3)在受到法国强烈影响的中部和南部各邦如巴登、符騰堡、黑森、汉諾威、巴伐利亚和薩克森，是溫和的自由主义占統治地位。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沒有任何巩固的社会基础，因为这些邦大都是农业邦；

(4)在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由于法国的长期占領，由于工业以及随工业而来的資產階級的迅速发展，自由主义有着較為巩固的基础。

萊茵省从1794年到1815年一直为法国人所占領。它的一百个小邦組成了四个区，在那里推行了革命和帝国*的經濟、社会和政治的改革¹。因此，萊茵省便从几乎是中世紀的状态过渡到新的社会經濟形式。以城市脱离农村和居民分为貴族、僧侶、市民、

* 这里是指法国革命和拿破侖的帝国。——譯者

农民这些等级为基础的旧的封建社会体制，同与之相联系的封建特权一起被消灭了。建立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法律、纳税平等上面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产生了。贵族和教会的地产的出售，使富裕农民成为更大的土地所有者，而广大小农则变为乡村和城市的无产者。土地的分割有力地推动了曾经受到封建制度束缚的农业的发展。鼓舞了经营企业的积极性的经济自由，也和行会和国内关税的废止一样，大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由于法国这个销售市场的开辟和实行抵制英国竞争的大陆封锁，亚亨、巴门和爱北斐特的纺织工业，以及雷姆夏特和佐林根的金属加工工业都大大发展起来，以致鲁尔区的行政长官能够在1810年时说，他的区是全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²。

经济的这种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实力；资产阶级逐渐代替了作为统治阶级的被剥夺了的贵族，并且同意把莱茵省并入法国。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合并却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因而遭到了一部分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如阿伦特、哥列斯和布阿塞勒兄弟的反对；他们都力求把莱茵省重新收归德意志。

但是绝大多数的莱茵资产阶级都对新的政权表示满意。他们由衷地欢迎保卫了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法国革命。固然，他们由于威胁着这种利益的恐怖行动而离开了革命，但是却以更大的热情

1 J. Hansen, Die Rheinprovinz (汉逊：《莱茵省》)，波恩，1917年；Ph. Sagnac, Le Rhin frança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萨尼亚克：《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国莱茵》)，巴黎，1917年。这四个区就是：鲁尔（蒙东涅尔）、莱茵、摩塞尔和萨尔，以及作为区属城市的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和特利尔。

2 萨尼亚克：《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国莱茵》，巴黎，1917年，第270页。工商业的这种迅速发展，十分明显地表现在莱茵地区运输税的增加上面。这种税从1803年的六万六千法郎增加到1808年的十七万法郎。

投靠了拿破侖，因為拿破侖的民法典(Code civil)保障了他們的特權，並且用損害無產階級的方法大力促進經濟的發展。

新政权也受到乡村富农的欢迎，因为新政权使他們能够自由地占有土地。

因此，尽管賦稅和軍費負擔日益增长，萊茵省的領導集團却并不对拿破侖的倒台特別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当1815年根据維也納會議的決議而把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并入普魯士的时候，他們只是不得已地忍受了对他們說來意味着經濟、政治和社会退步的新地位³。

固然，普魯士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戰敗（這次戰敗動搖了普魯士的容克專制制度）之後，曾經被迫做出一些自由主義的讓步。按照自由派大臣如施泰因和哈爾登堡的計劃，實行了許多特別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改革。他們給工商業和城市一些特權。他們給農民的東西很少；如果不把廢除農民世代相傳的人身隸屬這件事計算在內，那末農民仍然處於土地貴族的支配之下。當時已在城市中出現的無產階級則根本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在1813年反法起義時期，國王曾經鄭重地許諾在普魯士實行自由主義的憲法，而在兩年之後他又重申了這個諾言。但是在拿破侖倒台之後，當國王不再需要曾經為他光復了國家的人民的幫

3 科倫銀行家沙福豪森關於這點公然宣稱：“我們不得已同窮家庭結了親。”參閱 K. Obermann, *Einheit und Freiheit* (奧伯曼：《統一和自由》)，柏林，1950年，第13頁。

參閱 J. F. Benzenberg, *Hoffnungen und Wünsche eines Rheinländers* (本森別爾格：《萊茵省人的希望和心願》)，巴黎，1815年。

參閱 J. Droz, *Le libéralisme rhénan 1815—1848*, (德羅茲：《1815—1848年萊茵地區的自由主義》)，巴黎，1940年，第1—33頁。

助的时候，他就背棄了自己的諾言。他迟迟不实行他曾經許諾的宪法，而只是在1823年建立了省等級議會。这些省等級議会的极其有限的权力，不能阻止国王的专横。实际上，这些議會不过是对真正議會制度的諷刺。

但是，普魯士反动派，不过是拿破侖倒台后立即扩展全欧的神圣同盟的反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梅特涅所領導的神圣同盟到处力图消灭法国革命和拿破侖所实行的改革，以便恢复旧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神圣同盟的活动根本不符合于当时已在西欧发生并且必将导致反动制度灭亡的深刻的經濟和社会变革。反革命的反动阴谋和自由民主傾向之間发生冲突的結果，是后者首先在先进国家即英法两国取得胜利；法国的資產階級在1830年的革命中取得胜利，英国則通过1832年的选举改革使資產階級至少得到了参加政权的机会。

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的德国，在拿破侖倒台后神圣同盟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要求的时候，这个冲突也立即爆发起来。还在解放战争时期，旨在建立統一自由德国的民族自由民主运动就在德国产生。这个威胁着当权諸候的专横权力的运动，是在战后由几个知識分子領導的，如韦尔凱尔、阿倫特和主办《萊茵信使报》的哥列斯。这个运动的支柱是学生会組織“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大学生协会”当时还只是极其模糊地表现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傾向；它幻想恢复似乎曾是强大、自由和統一的國家的中世紀的德意志⁴。

4 參閱奧伯曼：《統一和自由》，第12頁：“缺乏社会生活和民族生活均衡發展的經濟基础，这一点妨碍了对于民族，尤其是对于實踐綱領，形成統一的認識……強調‘德意志民族的美德’和‘德意志国家观念’是團結德意志民族的基础，这导致了装腔做勢的狹隘沙文主义……1812年拿破侖在俄国的战敗，使这个运动得到发动人民武装来反对拿破侖的良好机会。但是，尽管这个运动

这个民族解放运动是当时既沒有强大的資產階級、也沒有强大的自由主义政党的德国的一个进步因素。这个运动在1817年10月17日瓦特堡大会那天达到了頂点。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德意志各邦的許多教授和大学生，这次大会是爭取德国統一和自由、反对封建割据和諸侯专制的一次强大示威。

“大学生协会”的一些最坚决的會員，組成了一个主張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战斗組織“不羈者协会”(“Bund der Unbedingten”), 来对付鎮压自由报刊⁵ 和无情迫害自由人士的反动派。这个协会的會員卡尔·桑德在1819年3月23日杀死了被认为是沙皇密探的作家科采布。这次謀杀事件給了反动派以鎮压民族自由民主运动的借口。

1819年10月召开的卡尔斯巴德會議，通过了鎮压“煽动者”、亦即鎮压一切民主爱国知識分子的严厉措施。在美因茲建立了实行这些措施的中央委员会；加强了国家对大学的监督，实行了更加严厉的书报檢查。“大学生协会”被解散；由于它沒有任何巩固的社会基础，因而不能进行比較有力的抵抗⁶。协会的大多数拥护者

的领导人如阿倫特和施泰因做了認真的努力，他們却沒有能够把1813—1815年的解放战争变为爭取自由的战争。德意志各邦力量对比的无何改变，以及‘高貴的’地主繼續拥有特权这种情况，造成了恶果。各邦的諸侯在拿破侖敗走后仍然能够在貴族支持下实行其专制統治。他們不考虑德意志国家的統一，而只是一心維護自己的統治。預定要在拿破侖战敗后改組歐洲的維也納會議，变成了一伙‘旧秩序’代表者的會議。他們参加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法国革命在人民群众中所激起的一切希望。”

5 哥列斯的《萊茵信使報》因它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傾向而于1816年1月3日被查封。哥列斯用他在《德意志和革命》一书中对普魯士制度所做的激烈批評来对此做了回答。

6 參閱《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学报》，1952—1953年，第28—35頁所載卡尔·格里万克的《大学生协会在其成立后最初十年的政治意义》一文。

都带着无可奈何的忧郁心情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这样就充分地暴露出他們的軟弱性：

黑紅金三色的帶子

已被剪斷，

這是上帝的意旨。

誰猜得透上帝的心願？

虽然如此，仍有一部分會員繼續秘密进行活动；这些革命家作为“大学生协会”运动和1830年后产生的自由民主运动之間的联系环节起了重大的作用。

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普魯士加强了他的反动政策。他完全拋棄了改良政党，辞退了自由派大臣威廉·馮·洪堡尔特和博伊恩，解雇了波恩大学教授韦尔凱尔和阿倫特，下令逮捕了“体操之父”亚恩（他和他的体操协会参加者曾是反拿破侖民族起义的发起者之一），从普魯士放逐了曾在《德意志和革命》一书中批評了普魯士政权的哥列斯。

因为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的革命的資產階級，同时在多年战乱之后人們又都在想望和平，所以猖狂的反动并没有在那里遭到多么重大的反抗。

消极妥协的情緒籠罩了一切；这种情緒使不久前人們还在追求的那些理想遭到嘲弄和幻灭。由于为把德意志变成自由国家而作的一切牺牲和努力都落空了，人們开始嘲笑政治斗争（特别是在普魯士），把宪法問題看成是次要的問題。在一个短时期內，革命的火焰熄灭了，渴望民族自由的热情消沉了⁷。

只有在資產階級势力最为强大和法国影响最为深远的萊茵省，反动措施才遭到了某种抵抗。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了便于合并萊茵省这个作为放棄薩克森的补偿而連同威斯特伐里亚一起

勉强接收下来的省份，想按照落后的易北河以东各省的样子来重新改造萊茵省。为此，他准备在这里恢复已在法国統治时期遭到廢止的傳統的等級差別，把居民重新分为貴族、僧侶、市民和农民，并且企图在行政上使城市同乡村分离开来。

为了恢复貴族往时的一部分势力和影响，他想建立享有特权的騎士領地和世襲領地⁷；而为把市民同农民分开，使农民重新处于往昔的被奴役地位，他打算用普魯士的公社制度来代替法国的公社制度；普魯士的公社制度虽然給了城市某种自由，却使村社受貴族的支配。但是这两个法案都被萊茵省議會否決了。

萊茵省的居民在反对政府的反动意图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些意图是同該省的新的經濟和社会发展不相容的。

当时，在易北河以东各农业省份，对仍然薄弱的資產階級和被奴役的农民說来，貴族依然是个領導阶层；而在萊茵省，封建制度的廢除和工商业的发展則加强了农民和資產階級，結束了貴族的統治。因此，想在这个省重新恢复旧秩序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何况普魯士政府从来也沒有得到因政治和宗教原因而离开了它的全体貴族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为了摧毁人民的反抗，普魯士政府利用了貪好权势的官僚和卑鄙无耻的秘密警察，但是

7 关于本书第 40—44 頁上所說的情况，請參閱 R. Prutz, *Zehn Jahre Geschichte der neuesten Zeit* (1840—1850) (普魯茨：《現代史十年 (1840—1850)》)，萊比錫，1850 年，第 53、54 頁：“于是，一片靜寂、墓地一样的靜寂，籠罩了整个普魯士……如果說任何努力、任何牺牲都未曾有助于在普魯士实现人民政权，那末現在人們則皺着鼻子，做出瞧不起国家制度和一般人民生活的样子。只是不多几年的功夫，解放战争时期的热情奋发的最后火花便在长时的等待和徒劳无益的企盼之后熄灭了。”

8 萊茵省几乎已經完全沒有大地產。在特利尔区，拥有三百莫根 (morgen, 土地面积的計量单位，在德国約合 0.26 公頃至 0.36 公頃。——譯者) 以上土地的地主只有二百个；亚亨区只有八十个；杜塞尔多夫区則根本沒有地主。

这也只能使莱茵居民的反抗更加坚决罢了。

此外，莱茵人不滿的主要原因，与其說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无宁說是在經濟方面。与普魯士合并，使莱茵省同一个貧穷落后的地区联結起来。这个貧穷落后的地区根本不能弥补因失掉法国所蒙受的損失。而且，莱茵省还要承受最重的租稅負担，支付十倍于易北河以东各省的稅款⁹。

除了这种情况而外，莱茵省居民还受到严重的經濟危机之苦，这就更加触怒了他們。失掉法国这个銷售市場，以及用大陆封鎖时期积压下来的商品傾銷全欧的英国的竞争，引起了工业的危机。随着工业危机而来的是在不小程度上由于葡萄歉收而引起的农业危机。

但是对普魯士的敌对情緒并没有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它主要地只是表现为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經濟措施。而且，随着經濟状况的逐步改善，这种敌对情緒也终于平息下去；在资产阶级那里，同普魯士的利益的共同性，比自由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国内关税的廢止为莱茵省工农业产品开辟了普魯士市場，保护关税的实行又使莱茵工业有可能同外国工业竞争，这一切都促进了工商业的相当迅速的发展，使普魯士各省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在十年中間，这种联系已經变得非常巩固，以致 1830 年在法国爆发的自由主义革命没有对莱茵省发生多大直接的影响。

但是，这一整段时期对普魯士說来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封建制度在普魯士慢慢地成为过去；新的资本主义經濟及其新的生产

9 普魯士國價在 1808 年只有五千七百万塔勒，到 1817 年則达到了二亿一千七百万塔勒。在易北河以东各省，每一平方哩土地支付六百三十九塔勒，而在莱茵省則要支付四千四百六十九塔勒。